

岱嶽廟

樂呵是與聖帝上壽四更煎青才過起焚香一個仙童連頭
 我帶兩把斧去斫青道被人看破悞了大事當時兩人雜在
 人隊裡先到廊下伏了那日燒香的人並肩鼎背充滿廟堂
 簷脊梁上都是看的人山棚上都是金銀器皿錦綉段丈門
 外拴死駿馬知州禁住燒香人等看比劈只見十數對哨棍
 迺來列着四把綉旗任原在簷上前後二三十對好漢來到

中國版畫史業稿

周心慧 著 學苑出版社

燕青遊說

遊說一遭出殿前恭了四拜明燒香的這相撲任教師在那
 里人說在迎恩橋下客店裏燕青遙來迎恩橋下看時橋上
 坐着二三十個相撲子弟燕青閃入店裡見任原坐在亭心
 上坦開胸脯頭存孝打虎之威側坐胡床有胡玉接山之勢
 那徒弟數內有燕青劈牌來報任原任原跳將起來今年那

中国版画史丛稿

周心慧 著

学苑出版社

《中国版画史丛稿》

精装 1 册

编 辑：周心慧 著

责任编辑：郭 强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十一号）

邮政编码：100036

印 刷：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十六开

印 数：一〇〇〇

版 次：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定 价：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价：八〇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这本集子收录的都是近一二年撰写的有关中国版画史的文字，其中大部分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少量为新作。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对某一流派、某一地域所刊版画渊源流变的综合论述，如《清代的版画》、《徽州的刻书家汪廷讷》是；其二是就中国古代版画作品的专题性考证，如《〈三国〉版画考》、《〈格致丛书〉中的版画》等是；其三是对中国古版画作品的提要钩沉，即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稀见中国古版画作品叙录》。这部分文字其实是日常对古版画作品搜集、整理、研究的笔录，即每看到一种鲜见古版画论著述及或古版画作品结集影录的作品，辄笔录下来，日积月累，也有了40余种，现在把它们略加整理发表出来，对古版画的鉴赏和研究，或无大益亦当有小助，至少也算是提供了一个小型的书目单子，可以为爱好者，研究者提供按图索骥的便捷吧！另有一篇《书帕本及其它》，是就时下出版界的一些现象发的一点借古喻今的议论，出版社的编辑大人们看了觉得还有点意思，故一并收入到了这本集子中。

近些年随着民间收藏热的升温，古版画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日益凸显出来，在古籍拍卖会上，一本有版画插图——哪怕是绘镌极为潦草不成样子的本子，身价比纯文字的本子也要翻上几翻甚至十几翻。版画史的研究也日益“时髦”起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主持辑录《古本小说版画图录》、《古本戏曲版画图录》时，出版社绝对是抱着整理国故不惜赔上血本的心态付梓的，而近些年来，版画史图录类书虽不说如雨后春笋，也是越出越多，规模越编越大。尽管其中不乏辗转传模，蹈袭互见的本子，仅就有这许多人关心版画史的研究而言，就是一件大好事。

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郑振铎、鲁迅等前辈学人倡导对中国版画史进行系统研究，迄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版画史的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有目共睹，但积我研究中国古版画十余年的心得，觉得对中国古版画的搜集、整理、考证、研究，其实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一是对古版画作品的搜集、挖掘、整理极不完备，不知道有多少作品还秘藏于金匱石室或私人收藏家手中，世人尚未知见；其二正是因为“史证”的不完备，致使某一种作品被发掘出来，有时就会推翻一个流行多年的已成定论的结论，尤其近二三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少域外所藏或私家所贮的古版画珍籍见于天日，不断为版画史的研究提供着新的素材，也不断改变着版画史研究的现实成果。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这本集子收入的文章，对中国古版画作品下的专题性的发掘和考证功夫比较多。我想如果对《三国》、《水浒》这一类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名著的版画存世情况都不甚了了的话，是难以站在更高的角度，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全面审视中国古代版画艺术这一有着近千年历史积淀的艺术宝库的，何况这些作品的版本动辄十几种甚或几十种，各梓行要地几无不有刻，各流派的艺术风格毕现于斯，是可以把其看作认识某一门类版画史的缩影的。

当然，我说中国版画史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作品发掘不够仅是一个方面，就总体而言，各艺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各流派之间的相互交融，渗透和演变，各梓行要地的盛衰变迁等等，也还有许多“释疑”工作要做，有许多的点和面需要深入进去，这本集子录入的文字亦多有涉及，至于论证是否详明，则有待方家慧眼识正了。

这本集子能以目前的版式呈现于读者面前，我要特别感谢学苑出版社社长孟白先生。在本书的撰写编辑过程中，先生指出目前所见版画史论著，或图附文后，对照翻检极为不便；或有文无图，令人不明所以，难收以图配文，文图互补之效，而研究版画史的文字，见不到古版画作品的庐山真面目，岂不是就有隔山买牛，瞎子摸象

之嫌了，并亲自组织人力，把具有代表意义的图版通过扫描方式插入文中，才形成了这样一本图文合璧的集子，其间所费的排版功夫，从中所体现出的孟白先生出书就要出精品，一切以读者需要适从的社会责任感，是让我既感且佩的。

这本集子每一篇文章的撰写，都得到了我的挚友也是研究伙伴马文大副研究员，王致军副研究员给予的大量的支持和帮助，协助搜集资料、校阅文稿，多费辛劳，在此一并致谢。

周心慧

2002年11月于京华

目 录

前 言	1
明代北京版画述略	1
明代徽州出版家——汪廷讷	19
《格致丛书》中的版画	29
记绥中吴氏珍藏的古版画	37
晚明的版刻巨匠刘素明	67
晚明的版刻巨匠刘次泉	75
丹青施画意 刀笔镌《西厢》——《西厢记》版画述考	85
《金瓶梅》版画考	103
《三国》版画考	109
《水浒》版画考	133
《西游记》版画考	145
《红楼梦》版画考	153
任渭长的木刻画艺术	159
清代的版画	167
稀见中国古版画作品题录	237
书帕本及其他	267

明代北京版画述略

明代书业发达，是时坊肆林立，刻家蜂起，全国两京十三省，几无地不刻书，官、私、坊三大系统并皆兴盛，以书籍插图为主要存在形式的版画艺术也由是大兴，明中叶之后，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局面。北京作为京师，是北方版画最重要的梓行地，所刻也最能反映北派版画的艺术风格和特点。但由于明代书业一直呈现出南盛北衰的大格局，对北京版画尚缺少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笔者因撰此文，藉以对明代北京版画的源流递嬗，理出一个大致的线索。

一、小说、戏曲版画

明代北京刻书，以官刻为盛，在南方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私、坊刻书，北京却颇不振。明大学问家胡应麟就说：“燕中刻本自稀，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至



明·成化 永顺书堂《新刊说唱全相石郎駙馬传》

重，诸方所集者每一当吴中二，道远故也；鞏下所雕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这里说的主要是民间坊肆刻书，由于“纸贵”，北京实际上是全国重要的图书通贩贸易中心，而不是刻书中心。坊肆刻书志在牟利，原材料价格昂贵，极大地限制了戏曲、小说等通俗读本的梓行，而戏曲、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下里巴人”，主要由坊肆刊雕，政府及私邸少有梓行，因此，北京所刊戏曲、小说版画数量甚罕。



明·成化 永顺书堂《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

明代北京所刊小说、戏曲版画的重大遗存，是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在平整土地时，于一座明代宣姓墓中，出土的一批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北京永顺书堂刊刻的说唱词话。词话是宋、金时颇为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有说有唱，间有词曲，元杂剧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歌舞剧。这也是现存明代北京戏曲版画的最早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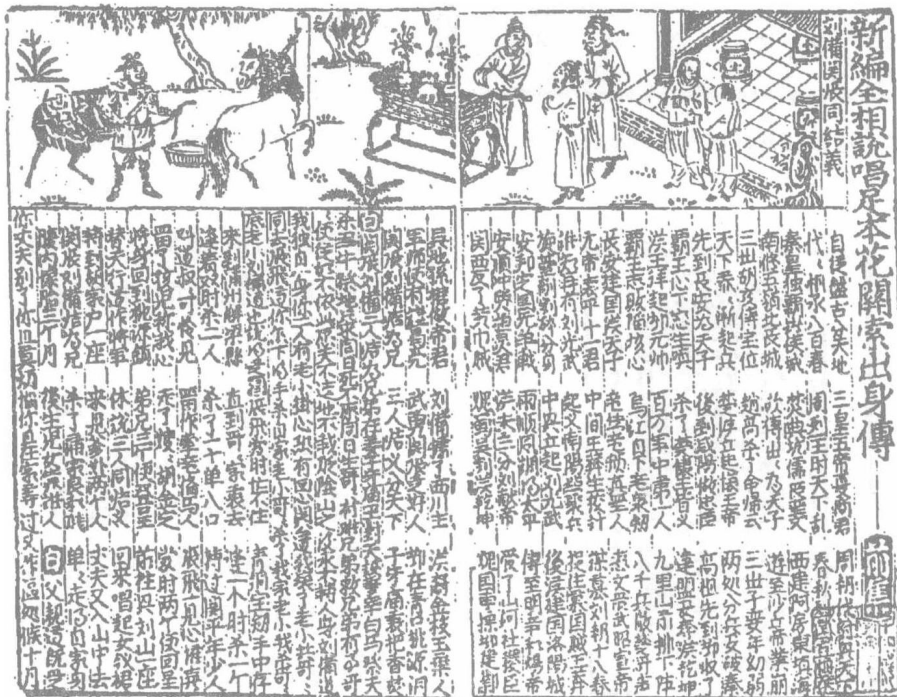
此次发现的词话，计12册，361页，其中讲史类三种：《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新刊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公案类六种：《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刊全相足本仁宗认母传》、《新

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柴米记》、《新编包龙图断白骨精案》、《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传奇类二种：《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新刊全相莺哥行孝义传》；另附南戏《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一种。其中以刊行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的《石郎

《驸马传》和《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为最早，刻印于成化十四年（公元 1478 年）的《花关索出身传》为晚出，另有数种牌记无存，很难判断具体年月。1973 年，上海博物馆将这批词话汇为一函，影印出版，冠以《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总名，才使世人得见其本来。《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的发现，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古版画史上，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就小说、戏曲版画而言，与元刊诸本相比较，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应给以足够的重视：

1、艺术手法趋于多样化。其中《花关索出身传》为上图下文，形式、风格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全无二致，雕镂细致精缜，其他诸本则镌刻得大刀阔斧，雄浑劲健。元刊常见的阴刻与阳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别具一番粗豪的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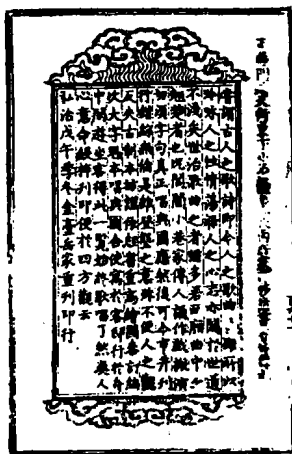
2、版式富于变化，打破了宋、元文史故事书及小说版画上图下文的单一格局。除《花关索出身传》外，其他诸本皆为整版图，计凡 86 幅。他如《富贵孝义传》、《断歪乌盆传》等，版框中间用直线或云纹等花饰隔开，上下各一图，也是开创性的。这种表现手法，直到清末民初的石印版画仍见采用。为研究古版画版式、版型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丰富的早期实物。



明·成化 永顺书堂《花关索出身传》



明·成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



《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牌记

3、《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是明初北方小说、戏曲版画硕果仅存的遗珍，也是有明一代极为罕见的北方小说、戏曲版画实物，填补了古代小说、戏曲版画史上的一大空白；

4、南戏戏文《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插图方式为单面方式，刀笔滞拙，形象粗略，艺术价值不高，但从它是明代北方所刊传奇最早的插图本而言，意义还是重大的。从构图来看，人物突出，约占画面四分之三以上，和万历时金陵富春堂、世德堂所刊戏曲版画相类，说明当时南北二京民间刊刻的版画，是有所交流的。

这批说唱词话及戏文，从未见任何公私藏家书目著录，因此不仅对中国古版画史，对中国书史、明初雕版印刷史的研究，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京师书肆金台岳家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是现知完整保存下来的，历史最久的《西厢记》插图本。此本牌记称：“本坊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

唱与图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另有“重刊印行”字样。即云“重写”、“重刊”，当有更早的刻本为据，惜已佚，使人难以详考其版刻源流。

此本分五卷，每卷前冠单面整版图一幅，存“西厢步月”等三图，书内插图皆为上图下文式。每页一图，图以戏文标目为单元分段，一段内或二三图，或六七图，图与图之间在画面上前后相连，段与段之间则契合剧情发展，在情节上首尾相接，展开来看，就是一幅“唱与图合”的连环画长卷。图版绘刻粗中有细，刀法活脱而有生气，人物造型生动，配景以典型布置，大致殿阁楼台、庭院书斋、古道长堤；小及一几一案、一石一木、一花一草，选取无不合宜。全书洋洋洒洒 150 图，把一个缠绵悱恻的



《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图一

爱情故事，淋漓尽致地绘写于画面上，从艺术角度看，远胜于成化刊《白兔记》不知凡几，正可以看出明代初期戏曲版画的进步和风格的多样化。

明代政府刻书，可以用“政出多门”四个字来形容，除司礼监、国子监为主要刻书机构外，中央六部及太医院、督察院等也刻书，所刻统称为“部院本”。据明周弘祖撰《古今书刻》载，督察院刻书三十三部，其中以诗文集、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为多，并刻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二部长篇通俗小说。因书已不传，是否有版画插图，已难详考，但以明代为图书配置插图风气之盛而言，想来也应该是有图的。



《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訂奇妙注释西厢记》图二

中国古代版画艺术肇始于隋唐之际，兴于五代、宋，盛于明。唐、五代、宋未见有小说、戏曲版画样行。元代所刊小说版画，传世仅见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建安李氏书堂刊《全相三分事略》及建安虞氏刊《新刊全相武王伐纣书》等平话五部；戏曲版画仅见于元末明初的《西厢记》版画残叶一幅半。入明之后，嘉、隆前小说、戏曲版画亦不显，除北京所刊外，仅见有宣德十年（1435年）金陵积善堂刊《金童玉女娇红记》及正德间闽建书林杨氏清江堂刊笔记小说《新刻补相剪灯新话大全》等寥寥数种。以此而言，北京于成化、弘治年间刊行的小说、戏曲版画，不仅是考察明代初、中叶北京版画的重要史证，也是早期戏曲、小说版画最重要的遗珍，对考察早期的小说、戏曲版画，具有特殊的意义。

明嘉靖后，明代版刻事业进入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至万历、启、祯间，更被公认为古版画史的黄金时代，但自弘治后，北京不复有戏曲、小说版画绣梓，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纸贵”。嘉、隆之前，南方小说、戏曲刊

刻甚少，北京坊肆自行刻售，鲜有南方刻本竞争，至嘉、隆后，南方的建阳、金陵、徽州及武林、吴兴、苏州等地，坊肆所刻戏曲、小说如汗牛充栋，举例来说，仅金陵富春堂一家所刊，就不下百种，且通贩贸易活跃，大量南方刻本涌入北京，既然“犖下所雕每一当越中三”，北京坊肆不得不退出市场的竞争，北京的戏曲、小说版画，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在市场竞争的制约下，北京戏曲、小说版画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二、宗教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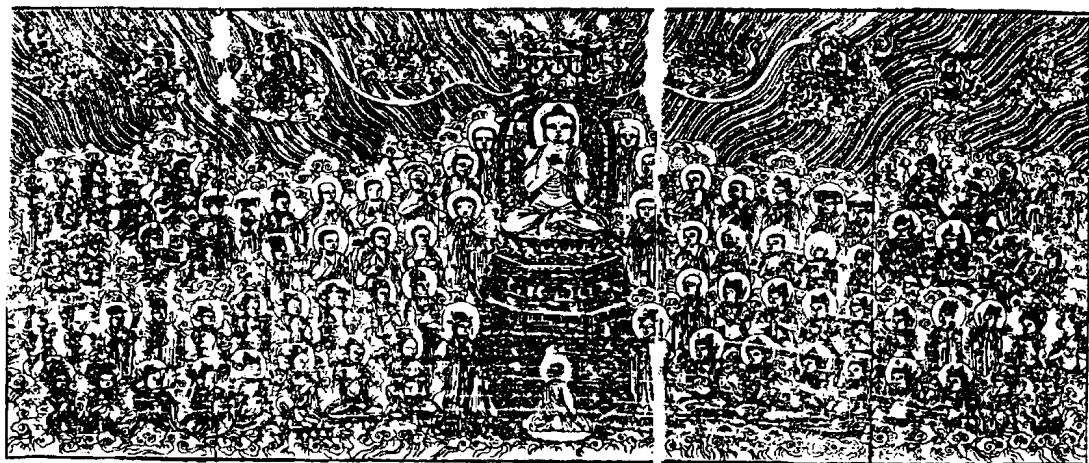
在明代北京版画艺苑中，释、道版画是成就最为突出的品类，不仅品种繁多，镌刻亦精。释道版画的兴盛，究其原因，大抵有四：

1、北京的宗教版画，尤其是佛教版画，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坚实的基础，辽代时的燕京，就已经是北方佛教版画的梓行中心。1976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大批辽代遗经，冠有版画的本子十余部，绘镌皆精，比之宋金所刻，毫不逊色，就是一个明证。

2、明太祖朱元璋在投身反元义军前，曾出家为僧，明代诸帝，非信佛既崇道，对佛道书的绣梓大力提倡。何况，在帝王们看来，佛典道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宗教，而是王朝施仁政、行教化的工具。明成祖朱棣在《御制真实名经·序》



《永乐南藏》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



明·永乐《御制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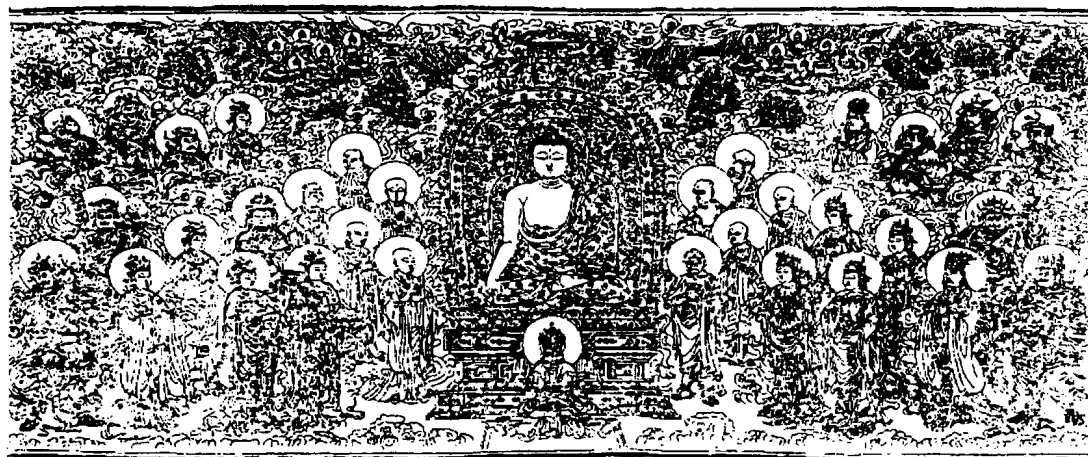
中就说：“如来施教，但欲使人为善。夫为善者，为臣为忠，为子为孝，忠臣孝子，行一事不敢忘君”；在《御制灵宝天尊说洪恩灵济真君妙经·序》中则言：“善信之士，果能洗涤忏悔，崇信三宝，尽忠尽孝，行仁行义，则身家吉庆，命运亨通，子孙蕃衍，消灾度厄，增福延寿，遥及九祖，咸获超济。”这根本不是在宣传教义，而是在为朝廷施教化，为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伦理纲常和道德准则张目，佛道经典成了为朝廷培养愚忠愚孝奴才的教科书，对宗教图书刊刻，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对佛道书的刊梓，更要不遗余力了。

力了。

3、或有论者认为，正是由于北京刻工沉湎于佛道经图的刊梓，才使北京的



明·万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明·万历《大般涅槃经》

戏曲、小说版画衰落下来。其实，这仅只是说出了问题的表像。如上所言，并不是北京刻工不愿去刊雕戏曲、小说版画，而是坊肆无力梓行此类读物，才使刻工们不得不专注于佛、道经图。刊刻佛、道经图，志不在牟利，而被视为一种功德，只要财力、物力允许，大可不必计较工本贵贱，所以，北京的佛教经图，多由政府刻书机构或寺庙施刊，坊肆所刻较少。当然，这对释道版画的持续发展，是有好处的。

明代内府刻书，由司礼监太监掌其事，司礼监下设经厂，专事图书刊刻，据明吕毖《明朝宫史》载：“又经厂掌司四员或六七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佛道藏、番藏，皆佐理之”。可见佛道书的刊刻，是经厂刊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景泰本《释氏源流》



成化本《释氏源流》

明代刊刻佛教大藏经，始于洪武五年，在金陵蒋山寺镂版，史称《洪武南藏》，后此藏经毁于火厄，永乐十七年重雕，称《永乐南藏》。两藏皆刻有精美的版画。这两部藏经都是南方刊本。²永乐十七年（1421年），成祖为“图荐考妣在天之福”，第二次刊梓大藏经，刻成时已是明正统五年（1440年），全称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简称《北藏》。此藏由经厂刊雕，附刻的经卷引首图为佛在祇园说法情景，布局宏大，富丽堂皇，绘镌皆精工，是明刊佛教版画中的精品。³

内府刊刻的单刻佛典，也多冠有版画。如永乐二十一年刊《御制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集注》，明成祖朱棣注，引首图雕镂精细，人物表情生动；同年内府刻《金光明经》，前冠佛说法图，卷首图五面连式，气势颇恢宏。洪熙元年刊《华严玄谈会玄记》，前亦冠佛说法图。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刊《大般涅槃经》，隆庆五年刊（1571年）《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万历十一年（1583年）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二十一年刊《大般涅槃经》等，都冠有绘镌俱精的引首图，所绘亦多为佛说法情景。